



唐史論叢

第二輯

唐史论丛

第二辑

史念海 主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5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11.26印张 2插页 250千字

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400

统一书号：11094·158 定价：2.85元

目 录

- 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……………史念海(1)
- 由唐王朝之忽视农田水利评唐王朝的历史地位
……………傅筑夫(38)
- 两件敦煌出土的判牒文书所反映的社会经济状况
……………胡如雷(53)
- 中晚唐赋入“止于江南八道”说辨疑……………齐勇锋(80)
- 略论唐代的“日绢三尺”……………李伯重(101)
- 唐长安的高人与商业……………曹尔琴(118)
- 论唐玄宗时期的社会矛盾
——兼论王唐朝由盛而衰的原因……………李必忠(137)
- “泾师之变”发微……………黄永年(163)
- 隋唐之际三省制的特点及尚书令的缺职……………黄利平(202)
- 唐代枢密使考略……………贾宪保(215)
- 欧阳修对两《唐书》的论证……………陈光崇(228)
- 柳芳及其史学……………牛致功(246)
- 晚唐至宋初蜀中绘画艺术的兴衰……………谢元鲁(261)
- 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……………王仲华(278)
- 唐宦官年表……………牛志平(299)

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 的农牧业地区

史念海

本文所论述的黄河上中游，和当前一般说法所包括的范围略有不同。当前的说法是西起青海湖畔，东迄太行山上，南始秦岭，而北达阴山。这里所论述的却是根据唐代的地方区划，大体是指唐代的关内道、河东道和陇右道的东部。这里没有根据隋代的地方区划。隋代的地方区划最高的只是郡。在这一地区中设郡将及四十，不能一一备举，故以唐代三道为准。

唐代关内道南起今陕西省中部的秦岭，而北至于今内蒙古的阴山。关内道所属，有若干羁縻州。羁縻州有远在阴山以北者，然唐中宗景云三年（公元七〇九年）张仁愿所筑三受降城皆在黄河北岸，并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，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放牧^①。牛头朝那山在三受降城北，当是阴山的一部分。可知当时恃以防守的就是阴山。河东道有今山西全省，兼有内蒙古一部。这个道所属的最北一个州为云州。云州治所

^① 《旧唐书》九十三《张仁愿传》。《新唐书》一一一《张仁愿传》。
牛头朝那山，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四《丰州》作牛头牟那山。或以牛头为一山，牟那为一山，恐误。

在今山西大同市。云州州境南北四百九十里^①。这个里数当不是按直线距离计算的。云州之南为朔州，可以用云、朔两州之间的里数相比照。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县。云、朔两州相邻，其交界处当在今山西怀仁、应县两县间^②。由朔州东北至云州为三百四十里^③。若以直线距离计，仅为二百二十五里。以此来度量云州的北界，当亦不能远越阴山之北。陇右道辖境西北远及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。这里所谓东部仅限于乌鞘岭以东，其西甘、凉诸州不预数内。

按诸自然地理的形势，这三道分别是在黄土高原、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。这三道的农牧业地区，前在拙著《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》^④及《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分布及其变迁》^⑤两文中曾经有所涉及。自魏晋南北朝以来，黄河上中游各地由于西、北两方面游牧民族的内徙，农牧业地区的分布相应地作了调整，与前代迥异。再经过数百年融合变迁，至南北朝之后，就应有一个新的局面出现。隋祀短促，二世即亡，未及了此大任。唐代继起，瓜瓞绵延，凡有三百年之久，可能有所创建，使神州河山重现异彩。故重为论证，以见其间绍继兴革的历程，兼对旧著作补充是正。

一、隋时的农牧业地区分 界线及半农半牧地区

隋祀虽然短促，未能在南北统一的基础上对农牧地区的分

①② 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十四《云州》。

③ 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十四《朔州》。

④ 《历史地理》创刊号。

⑤ 《纪念陈垣诞辰百周年史学论文集》。

布多所奠定，然局部的变迁还是时有所闻。就算是局部变迁，对于唐代以后的设施也间或能有若干影响，故不能舍而不论。长城的修筑就是其中的一端。

远在战国秦汉时期，秦、赵两国和秦、汉两王朝先后皆在北边修筑过长城。长城的修筑是为了边境的防守，实际上也构成了当时的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。因为长城隔断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，为农为牧就只能限于长城南北各自的一侧。以后隔了相当长久的岁月，到北魏时才又重新修筑。北魏太宗泰常八年（公元四二三年），筑长城于长川之南，起自赤城，西至五原，延袤二千余里^①。长川城在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，赤城在今河北省赤城县^②。五原既在赤城之西，相隔又有两千多里，当即秦汉时的五原，或其附近的地方。果如此，则这条长城仅其西端一部分在本文所涉及的地区之内。东魏时，高欢又在肆州（治所在今山西忻县）北山筑城，西自马陵戍（今山西静乐县北），东至土墩（今山西原平县西北）^③。这两条长城作为边境防守设施，也许有它的意义，可是却不能作为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。因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鲜卑族，尚多保持其游牧习俗，未能改换成农耕生涯。北魏初期建都平城，曾大徙山东人口以实京师^④，并规定畿内之田的范围。所谓畿内之田，乃是东至代郡（今山西大同市东），西及善无（今山西右玉县南），南极阴馆（今山西代县北），北尽参合（今内蒙古凉城

① 《魏书》三《太宗纪》。

② 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四册。

③ 《北齐书》一《神武纪》。

④ 《魏书》二《太祖纪》：天兴元年（公元三九八年）“徙山东六州吏民及徙河、高丽、杂夷三十六万，百工伎巧十余万口，以充京师”。当时迁徙到平城人口很多，这可能是最多的一次。

县西南)①。这应该是一个农耕地区,可是其北还接不上长川之南的长城。其实在这个畿内之地之南,也还不是都已成为农耕的地区。高欢早年所追随的尔朱荣,就是“牛羊驼马,色别为群,谷量而已”的牧主②。尔朱荣的祖上为北秀容人。北秀容在汉定襄郡界,位于平城(今山西大同市)西北。至尔朱荣的祖父始居于南秀容③。南秀容在今山西忻县西北,正当高欢所修筑的长城之内。高欢修筑长城时,尔朱氏一族皆已败亡,当地畜牧风俗当不能卒然就已改成农耕生涯。

隋时也曾继续修筑长城。当时所修筑的长城有两条,一是由朔方(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县北)、灵武(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县)修起,东至黄河,西拒绥州(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),南至勃出岭(在今绥德县东南),脩亘七百里④。另一条是由蔚汾县北修起,东经幽州(治所在今北京市),延袤千余里⑤。蔚汾县于唐时为合河县,在今山西兴县西。唐时繁峙县(今山西繁峙县)亦有长城,东向经灵丘县(今山西灵丘县)北,东入飞狐县(今河北涞源县),也是隋初修筑的⑥。今山西兴县在今陕西绥德县东北,中隔今山西临县,虽尚有相当距离,却都濒于黄河岸边。因此这条长城可以和前一条长城遥相联系,这就是说由灵武县蜿蜒达到幽州以东。这是远在秦汉长城之内

① 《魏书》一一〇《食货志》。

② 《魏书》七十四《尔朱荣传》。

③ 《魏书》七十四《尔朱荣传》。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四十《忻州》。

④ 《隋书》六十《崔仲方传》。按《传》说:“东至黄河,西拒绥州”。绥州东侧诚有黄河,然距绥州过近,且与朔方、灵武无关。颇疑此处当为“西至黄河,东拒绥州”。

⑤ 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十四《岚州》。

⑥ 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十四《蔚州》。

了。这两条长城并不是修筑在边地，因为当时的五原郡（治所在今内蒙古五原县南）、榆林郡（治所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）、定襄郡（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）和马邑郡（治所在今山西朔县），皆远在这两条长城之北。当时在这两条长城之北设了这四个郡，就说明这两条长城不能当作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。不仅这样，当时为了供应防边军粮，曾经在边地屯田，而朔州附近的屯田，于塞北最为兴盛^①。朔州就是马邑郡。由于在长城之外，常时就称为塞北。屯田收穫岁广，边戍无愧运之劳^②。稍后朔州屯田更向北推进到恒安镇^③。恒安镇在今大同市西^④。也就是说在今山西省的北部，那时的农业是相当发达的。

不过还不能因此而说塞北已经成了农耕地区。就是在这个沃饶可以屯田的恒安镇，曾安置过突厥降人万余家^⑤，说明这里是半农半牧的地方。特别是还修筑了大利城以居突厥启民可汗^⑥。据说为了启民可汗又修筑了定襄和金河二城^⑦。大利城就是定襄郡的治所^⑧，可能是两种不同记载，因而有了重复。大利城为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。金河城当在今和林格尔和托克托两县之间，今呼和浩特市南的大黑河在当时就称为金河，恒安镇附近还可说半农半牧地区，金河流域大概要成为游牧地区了。启民可汗后为其别部所攻，因西渡黄河，移居于夏、胜二州之间。夏州就是朔方郡，胜州则为榆林郡。启民在这两州间

①②⑤⑦ 《隋书》七十四《酷吏·赵仲卿传》。

③ 《隋书》六十一《郭衍传》。

④ 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四十四《大同府》。

⑥ 《隋书》八十四《突厥传》。

⑧ 《隋书》三十《地理志中》。

发徒掘堑，长达数百里，东西皆拒河^①。这是说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的鄂尔多斯高原，除过胜州外皆已成为游牧地区了。胜州仅辖三县，榆林县是附郭，金河在黄河以东，另外还有一个富昌县，在今准格尔旗南^②。虽说是三个县，实际上只是鄂尔多斯高原东侧黄河沿岸一条窄狭地区。稍后一点，启民可汗的部下更住在白道（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），据说是“人民羊马，徧满山谷”^③。甚至还有南入长城的。西突厥特勒史大奈就曾移居于楼烦郡（治所在今山西静乐县）^④。隋代长城的修筑本是为了防备突厥。突厥既入长城，则所至之地当然也就成为游牧地区。

如上所说，隋代的长城是西起灵武，东经幽州，达于海滨。仅就黄河上中游来说，长城以北，游牧地区多于农耕地区。就在长城以南也不是没有游牧地区的。最主要的应是稽胡活动的地区。据说“自离石（治所在今山西离石县）以西，安定（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）以东，方七八百里，居山谷间，种落繁熾”^⑤。其北更蔓延到绥、银二州^⑥。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，银州治所在今陕西横山县东，这二州于隋时为雕阴郡。其更南又复蔓延于上郡^⑦和丹州^⑧。上郡治所在今陕西富县。丹州治所在今陕西宜川县，隋时这里是属于延安郡（治所

①③《隋书》八十四《突厥传》。

②《隋书》二十九《地理志》。

④《新唐书》一一〇《史大奈传》。

⑤《周书》四十九《异域上·稽胡传》。

⑥《周书》四十九《异域上·稽胡传》，又二十七《辛威传》。

⑦《周书》二《文帝纪》，又五十《郭荣传》，又四十九《异域·上稽胡传》。

⑧《周书》二十七《辛威传》，又四十九《异域上·稽胡传》。

在今陕西延安市)的。这是说,稽胡主要活动区域,兼有今陇东、陕北和山西吕梁山西各地。这一族人的习俗,据《周书·稽胡传》说:“土著,亦知种田,地少桑蚕,多麻布。”好象这是一个完全从事农耕的部落。如果细释《稽胡传》的文意,还是有些问题。说是“亦知种田”,看来并不一定以种田为主。在北周时,对于稽胡固然是“分统郡县,列于编户,然轻其徭役,有异齐民。山谷阻深者,又未尽役属”^①。可能是居于平原地方的已经从事农耕,居于山谷阻深的仍从事畜牧。这只能是畜牧,是不可能有很广阔的草原从事于游牧的。为什么居于山谷阻深的仍能从事畜牧?因为他们本是从事于游牧的部落,山谷阻深的地方和外界接触不多,故仍能保持其原来的习俗。正是由于能保持他们的习俗,所以象北周这样的政权,都未能尽数役属。

稽胡既然亦知种田,因而就有积谷。杨忠为北周伐齐,稽胡拒不供给军粮,忠乃施诈计,谓欲与突厥回兵讨伐,于是诸胡乃相率归命,馈输填积^②。稽胡既有畜牧业,复有积粟,当是半农半牧。积粟不少,显出农多于牧。稽胡到隋时已逐渐消沉,不能以武力相抗衡。由于“种类既多,又山谷阻绝”^③,这样半农半牧的遗俗,可能还继续维持若干岁月。唐高祖武德二年(公元六一九年),招慰稽胡,于延川县(今陕西延川县)置基州,则其人还有相当的势力。

《隋书》于《地理志》中,特别提到安定、北地(治所在今甘肃宁县)、上郡、陇西(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)、天水(治

①③《周书》四十九《异域上·稽胡传》。

②《周书》十九《杨忠传》。

所在今甘肃天水市)、金城(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市)六郡,说是:“于古为六郡之地”;并说:其人“勤于稼穡,多畜牧”。所说的古代六郡,是指西汉时的陇西、天水、安定、北地、上郡、西河^①。这里面有点差别。汉代六郡中有西河,无金城;隋代六郡却是有金城,无西河。其他诸郡名称相同,所辖的地区却未能前后完全沿袭不改。譬如汉代的北地郡有今陇东马连河流域,向北一直伸到宁夏银川市以北,隋代的北地郡却只有今甘肃合水县以下马连河下游各处。虽然有这样的一些差异,《隋书·地理志》所说的“勤于稼穡,多畜牧”,还是可以相信的。《隋书·贺娄子幹传》中有一段记载可以作为说明。《传》中说:“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,甚患之。彼俗不设村坞,勅子幹勸民为堡,营田积谷,以备不虞。子幹上书曰:‘比者凶寇侵扰,荡灭之期,匪朝伊夕。伏愿圣虑,勿以为怀。今臣在此,观机而作,不得准诏行事。且陇西、河右,土旷民稀,边境未宁,不可广为田种。比见屯田之所,获少费多,虚役人功,卒逢践暴。屯田疎远者,请皆废省。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,若更屯聚,弥不获安。只可严谨斥候,岂容集人聚畜。请要路之所,加其防守。但使镇戍连接,烽候相望,民虽散居,必谓无虑’。高祖从之”^②。从这一段记载里,可以看出当地半农半牧的风光。这段记载里以陇西和河右对举。当时固然有陇西郡,河右却有武威、张掖、敦煌三郡。以一郡和四郡并论,似乎不很相当。且贺娄子幹当时是以行军总管率军出征,并不是一个地方长官。在于幹所上的书中,特别提到“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”,则这里所说的陇西应与陇右为同义语。

^① 《汉书》二十九《地理志》。

^② 《隋书》五十三。

如果是这样，则陇西就非仅指一郡，而是兼指陇山以西各郡而言。就是天水、金城诸郡也都应包括在内。这样所谓陇西就可以和河右相提并论了。

《隋书·地理志》于上述六郡之外，还提到平凉（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县）、朔方、盐川（治所在今陕西定边县）、灵武、榆林、五原六郡，说是“地接边荒，多尚武节，亦习俗然焉”。这样的评论和班固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对天水、陇西等六郡的说法相仿佛。班固说那六郡，“皆迫近戎狄，修习战备，高上气力，以射猎为先”^①。固然是边荒所在，容易多尚武节，可是在那时，要修习战备，就得饲养马匹。这也显示出这几郡当时是有一定畜牧业的。其实平凉、朔方、盐川、灵武四郡就是从汉时的安定、北地、上郡析出来的。另外还有雕阴（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）、延安（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市），弘化（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）三郡，《隋书·地理志》说是“连接山胡”。山胡就是上面所说的稽胡。如果追溯渊源，弘化郡乃是汉时北地郡的中部，延安郡和雕阴郡乃是汉时上郡的中部，只是雕阴郡还有汉时西河郡的一部分。如果隋天水、陇西等郡还有汉时六郡的遗风，这几郡也当不至成为例外。这不能说是经过几百年的演变，汉时的旧俗到隋时还依然存在，而只能说是在自然环境没有很大更动的时候，当地居人适应自然环境，就前后有所仿佛。

二、唐代政府所设置的牧马地区

自来立国者都重视整饰军备，所谓“国之大事在祀与

^① 《汉书》二十八下《地理志下》。

戎”^①，其意义就在于此。整饰军备必然要注意马匹的来源和饲养。晋平公曾经自诩说：“晋有三不殆，其何敌之有”？其中之一就是多马^②。晋国的屈产之乘虽然有名当世^③，晋国究竟只是一个诸侯封国，不能说晋国之外就再没有出名的产马地区。到了西汉，就有“凉州之畜为天下饶”的说法。所谓凉州之畜主要是指武威（治所在今甘肃民勤县东北）以西诸郡所产者^④。然凉州辖郡多，不限于河西四郡，而凉州以外也有盛产马匹的地方，所以当时又说，天水、陇西、北地、上郡的畜牧为天下饶^⑤。汉时为了牧马，曾设牧师诸苑三十六所，分置西北边，牧马三十万头^⑥。汉军能够战胜匈奴，多马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^⑦。

隋时也注重牧马，而牧马地区就在陇右。当时置有陇右牧，以统诸牧，又有骅骝牧、二十四军马牧、苑川十二马牧^⑧。陇右牧及骅骝牧、二十四军马牧的具体设置地点不可详知。苑川在今甘肃榆中县，隋时为金城郡地。当地有牧师苑，本汉牧苑的故址^⑨。苑川马牧设在这里，是有历史的渊源的。当时于马牧之外，还设有驴骡牧，及原州羊牧和原州驼牛牧，又有盐州牧。盐州牧乃是统辖诸羊牧的^⑩。这些都是畜牧业主要经营

① 《左传》成公十三年。

② 《左传》昭公四年。

③ 《左传》僖公二年。

④ 《汉书》二十八下《地理志下》。

⑤ 《史记》一二九《货殖列传》。

⑥ 《汉书》十九上《百官公卿表·注》引《汉官仪》。

⑦ 《史记》一一〇《匈奴传》，《汉书》九十四上《匈奴传》。

⑧⑩ 《隋书》二十八《百官志下》。

⑨ 《水经·河水注》。

的部分，所以在这里顺便提及。原州为平凉郡，盐州则为盐川郡^①。

唐代亦置群牧使，初年的牧地也是在陇右^②。隋时陇右诸牧在其末年大概已完全废弛，唐太宗贞观（公元六二七年至六四九年）初，仅得牝牡三千，而且是从赤岸泽徙之陇右的^③。赤岸泽在今陕西大荔县西南^④，近在沙苑。沙苑亦唐代牧马地^⑤，可是隋时仅在其地设羊监^⑥，无牧马事。可能是隋史失载^⑦。好在沙苑并非广大^⑧，赤岸泽再未见有人提到，其范围当也有限，不会对关中农牧地区的比例发生影响。

唐代的牧马到高宗麟德年间（公元六六四年至六六五年）已扩展到七十万余匹^⑨。牧马地区最初是在陇西（即渭州，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）、金城（即兰州，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市）、平凉（即原州，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县）、天水（即秦州，治所在今甘肃秦安县西北）四郡。四郡幅员千里，犹为隘狭，于是

① 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三《坊州》：“元皇帝以周武帝时天和七年，放牧于今州界，置马坊，结构之处尚存。武德二年，高祖驾幸于此，圣情永感，因置坊州，取马坊为名”。此事不见于周隋诸史，恐规模亦不是过大。

②⑤ 《新唐书》四十八《百官志》。

③ 《张说之集》十二《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》。

④ 《周书》七《宣帝纪》：“大象二年，行幸同州，自应门至于赤岸泽”。

⑥ 《隋书》二十八《百官志下》。

⑦ 《新唐书》五十《兵志》：“唐之初起，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。”

⑧ 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二《同州》：“沙苑，东西八十里，南北三十里。”

⑨ 《张说之集》十二《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》，《新唐书》五十《兵志》。《旧唐书》一四一《张孝忠传附张茂宗传》作四十万。

更分布到丰旷之野的河曲^①。河曲在今青海省东南黄河弯曲处，可是到睿宗时，河曲就为吐蕃所据有^②，牧马的地区转向东方扩展，达到岐（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）、邠（治所在今陕西彬县）、泾（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）、宁（治所在今甘肃宁县）四州。其时有郗昂者，撰《岐邠泾宁四州八马坊颂碑》^③，对于这几处牧马之地曾有过描述，据说：“国家以岐山近甸，邠土晚寒，宁州壤甘，泾水流恶，泽茂丰草，地平鲜原，当古公走马之郊，接非子犬丘之野，度其四境，分置八坊，其五在岐，其余在三郡，……八坊营田一千二百三十余顷，析置十屯”。郗昂此文载四州设坊于玄宗开元十九年（公元七三一年）之后，这时河曲早已为吐蕃所据有，扩展牧马地区成了必要的措施。有些记载以这四个州成为牧马地区，远在河曲为吐蕃据有之前^④，似失之太早。后来到天宝十二载（公元七五一年），哥舒翰悉收九曲部落^⑤，复得旧日牧马的要地，当可孳育更多的骏骑，惜下距安禄山叛乱时已近，难得有若何补益。

前面曾经说过，麟德年间，陇右牧马地区跨有陇右、金城、平凉、天水四郡，幅员千里，犹为隘狭。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：当时牧马地区是否就占有一州的土地。这当然不是如此。当时每个州郡都有自己的户口，如果都成了牧马地区，这

① 《张说之集》十二《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》。

② 《旧唐书》一九六上《吐蕃传上》。

③ 《全唐文》三六一。

④ 《新唐书》五十《兵志》以“置八坊岐、邠、泾、宁间”在麟德时，当是误文。因其时所置的四十八监乃是跨有陇西、金城、平凉、天水四郡，非岐、邠、泾、宁四州。

⑤ 《资治通鉴》二一六《唐纪三十二》。

么多的人口如何能够生存下去。事实上各州郡所分配的牧马数目多少不同，所使用的土地因而也有广狭差异。前引郗昂所撰的碑文，就已经说明在岐、邠、泾、宁四州中所设的八坊，其五在岐，其余在三郡。也就是说邠、泾、宁三州各仅有一坊。郗文又说：八坊有田一千二百三十余顷，析置十屯。平均分配，每坊才有一百五十余顷，这就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。宪宗元和（公元八〇六年至八二〇年）中岐州牧地发生了一些波折。据说开元年间（公元七一三年至七四一年），自长安至陇右，置七马坊，为会计都领。岐、陇间水草美好及肥腴的田地，都属于七马坊。吐蕃陷陇右，七马坊名额尽废。凤翔节度使以这些土地赋给贫民为业，土著相承，已经有十数年之久。还有一千多顷，由皇帝以敕令赐诸寺观。就在元和年中，张茂宗为闲廐使，恃有中尉吐突承璀的奥援，要收取这些土地。他举出麟游县有岐阳马坊，按旧图，地方三百四十顷，当在收取之列^①。这显然是欺凌百姓的行为。这里需要辨别清楚的，是当时凤翔节度使辖区内究竟有多少牧马地。凤翔节度使管下只有两州，即凤翔府（岐州）和陇州^②。而陇州并没有设立过马坊。岐州是设过马坊的，但和邠、泾、宁三州合起来才有田一千二百三十余顷。就说岐州占了八分之五，也不到一千顷。马坊废后，岐州已把一千余顷土地赐诸寺观，张茂宗还要向当地百姓强索，仅旧岐阳马坊就要索三百四十顷。这些事情说明当时马坊土地数字，与郗昂所撰的碑文有出入。也许郗昂所举的是确实数字，后来曾经有过扩展。总的说来，牧马之地在有关各州

^① 《旧唐书》一四一《张孝忠传附张茂宗传》。

^② 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二《关内道二》。

中只不过占了一部分，甚或是较小的一部分。因此，不能认为有牧马的地方都已成了畜牧地区。也不能因为占地有限，就无损于当地的农耕地区。

在此以外的牧马地区还有盐州和岚州。盐州治所在今陕西定边县。岚州治所在今山西岚县北。盐州置八监，统白马等坊。岚州设三监，统楼烦、玄池、天池等监^①。而楼烦监较为有名。岚州亦称楼烦郡。楼烦置监，当因此郡名。北宋于岚州之东别设宪州，其地在今山西静乐县，据说就是因旧楼烦监牧而设的，而且因为是牧马之地，所以没有什么别的出产^②。这显然是一个单纯的牧马地区。今静乐县在吕梁山脚下。山上迄今犹有数处以马坊为名的地方，可知当时牧马的规模。不过楼烦监的有名并非由于它是一个纯粹的牧区，而是因为它曾受到安禄山的控制。安禄山曾以内外闲廐都使兼知楼烦监事，就能够借此机缘，阴选可以胜甲的马匹，送归范阳，所以他的兵力强大，足以倾天下，没有几年，遂至于谋反，几乎推倒了唐代的社稷^③。

《新唐书·兵志》说：开元十三年（公元七二五年）以后，“突厥款塞，玄宗厚抚之，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，以金帛市马，于河东、朔方、陇右牧之”。陇右、河东多监坊，自

① 《新唐书》五十《兵志》。

② 《太平寰宇记》四十二《宪州》。

③ 《新唐书》五十《兵志》。按：《资治通鉴》二一七《唐纪三十三》：“天宝十三载，正月，安禄山求领闲廐群牧。庚申，以禄山为闲廐陇右群牧等使。禄山又求兼总监。壬申，‘兼知总监事，……密遣亲信选健马堪战数千匹，别饲之’。和《兵志》稍有不同。《旧唐书》二百上《安禄山传》：天宝十三载，‘请为闲廐陇右群牧等都使，……又请知总监事。既为闲廐群牧等使，上筋脚马皆阴选择之，夺得楼烦监牧’。似并未兼知过楼烦监牧。